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二

牧齋初學集一百十卷（卷四十三至卷一百） 錢謙益撰

牧齋初學集卷第四十三

記三

重修素心堂記

吳江張益之先生余之先友也余兒時聞諸先夫子益之世居越來溪其父靜孝先生爲堂於溪上名之曰素心堂構堅好喬木翳然其傍有僞吳張士信廳事益之家中落堂已更主語罷輒爲憮然崇禎六年余訪益之之子孟舒于溪上登其堂卽所謂素心者孟舒已復而居之加塗墍焉問士信之廳事老屋歸然負宸猶在相

牧齋集四十三

與緩步絮語感先夫子之游跡慨然太息不忍去越翼日之無錫過華學士東亭故宅俗所推甲第者前堂軒敞壯麗吞若素心者八九於其胸中其樸雅閒靚殆弗如也飛樓突厦層臺砥室網戶刻桷所在而是然赤白漫漶板腐而軌缺亦閒有之不若越溪之居完且美也又爲之慨然太息以爲奉誠之園平泉之莊唐人所俛仰味嘆不可勝紀王侯卿相百年之後裔孫克守舊第若魏國之永興坊者蓋亦罕矣魯人美僖公之復宇晉臣頌文子之成室張氏之有孟

舒益非誠賢子孫而經史之所亟稱也與閒以語異度異度曰噫吾兄之復是也則難矣吾兄頻年以來身無兼衣食不重味匪朝伊夕拮据將茶者爲此堂也修祖墓刊家集收族而洽親者爲此堂也修身矯思刑妻孥化僮僕薰鄉里而善良所以居此堂也吾兄年七十矣以先人之故徵惠于吾子記此堂之復以代生辰爲壽之詞不亦可乎余曰善遂書之而余方營先墓於拂水築丙舍墓之西偏美是堂之制命工圖以來視其棟宇而構焉他日堂成亦將屬異度爲之記崇禎九年正月記

牧齋集四十三

願志堂記

河南陸羣圭氏家於虞山之下傍山臨池爲堂以讀書其中名之曰願志取其家士衡之賦所謂佇中區以玄覽願情志於典墳也堂旣成而橫經籍書俯仰誦讀者蓋有年矣今年謁余而請使記其名堂之意夫斯堂也以讀書而名也讀書之法無他要以考信古人箴砭俗學而已進學解韓退之所讀之書也答帚中立書柳子厚所讀之書也古之學者自童巾之始十三經

之文畫以歲月期于默記又推之於遠固范曄之書基本既立而後偏觀歷代之史參于秦漢以來之子書古今撰定之集錄猶舟之有舵而後可以涉川也猶稱之有衡而後可以辨物也今之學者陳腐于理學膚陋于應舉汨沒錮蔽于近代之漢文唐詩當古學三變之後茫然不知經經緯史之學何處下手繇是而之焉譬之駕無舵之舟以適大海挾無衡之稱以游五都求其利涉而稱平也不已難乎俗學之敝莫甚於今日須溪之點定卓吾之剛割使人儻耳剝

牧齋集四十三

三

目不見古書之大全三十年於此矣至於今聞人霸儒敢於執丹鉛之筆詆訶聖賢擊排經傳儼然以通經學古自命學者如中風狂走靡然而從之嗟乎胥天下而不通經不學古病雖劇猶可以藥石攻也胥天下而自命通經學古如今人之爲其病爲狂易喪心和扁望而却走矣楊子不云乎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將誰使正之陸子之嗜學若是其專且勤也亦思其所以正之而已矣經經而緯史繇韓柳所讀之書以進於古人俾後之學者涉焉而以爲舵稱

焉而以爲衡名堂之意庶有當乎余雖老而失學他日猶能負書挾冊登斯堂而問焉姑書是言以先之崇禎九年正月記

蓼菴記

太倉曹子忍生痛其父母之蚤世而不及養也又自傷其長而不遇無以慰其親於地下也讀詩至蓼莪輒爲廢書泣下文宮洸文起大書蓼菴二字以貽之曹子顏于其讀書之屋而請余爲之記吾聞諸夫子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此卿大夫與士之孝而人子之所當有

牧齋集四十三

四

事也若夫蓼莪之孝子致恨於失養而以爲鮮民之生不如死此所謂庶人之孝也曹子宜何居焉蓼莪之詩說詩者以爲刺幽王也其詩蓋麗於谷風之什而北山之獨賢小明之悔仕怨嗟並作蓋莫甚于此時今聖天子在上惟皇建極陰陽和而萬物理鹿鳴以下之詩並興而南陔白華亦皆比笙歌而奏於堂下居今之世而悲憂窮蹇退而稱蓼莪之詩吾竊悲曹子之志而惜其不遇也雖然曹子則可謂孝矣古之人戒其君求賢而用吉士必曰有孝有德又曰

如圭如璋令聞令望宣王之在內者推張仲孝友而蕭望之謂張敞材輕非師傅之器亦此志也曹子志氣卓犖議論天下事滾滾如貫珠顧其夙夜刻勵有終身之慕若此其將進而為珪璋孝德之士奮庸於休明之世以矢來游來歌之盛事乎吾知其不徒為蓼莪之孝子而足也聊書之以廣曹子之意崇禎四年六月記

聊且園記

侍御萊蕪李君雍時謁余而請曰余為園于城之北隅其中亭之曰可以槐栢翳如花竹分列

牧齋集四十三

五

鑿沼矢魚蹲石陰松此余之所羨也其東亭之曰學稼植以藜藿雜以柿杏亭之後除地築塲誅茅為屋溝塍迂錯鷄犬識路此余之所作勞也其西亭之曰學圃樹桑成陰蔬得以避謁深井為池土得以滋墳榮木周遭瓜果狼籍此余之所食也折而南其中有齋曰則喜夾憲助明琴書措柱余之所抱膝而深居也梅樹盤紆編為虎落叢生蔓延香霧雜還樹之眉曰梅花深處東樹桃李西樹杏交亞蔽虧為梅外藩以明余之比于梅也其北則老樹覆挈茂林掩靄三

徑未絕窅如深山又折而西北地勢忽瀉清池

呀然長林覆之若眉著面桃李緣堤蓮藕盈池

無時不花靡夕不月余之所行吟而觴咏也合

而名之曰聊且園子其為我記之余惟侍御荷

橐簪筆供奉赤墀今且巡行雲中上谷閒宣威

種落一丘一壑豈其所有事乎東夷不靖浹辰

而克我河東士大夫之辱不止于四郊之多壘

也又何燕游之足云乎侍御之名園曰聊且聊

且之為言苟然而已之辭也今之苟然者多矣

苟然于廟堂而國論壞苟然于疆圉而戎索壞

牧齋集四十三

六

侍御之所謂苟然者園亭燕游之事而已其所

告誠于世者不已多乎若以附于止足之義如

公子荆所云其於聊且之云固不相背要亦所

謂同枕而異夢者何足以發侍御之指哉侍御

僂力王家為天子復河東故地正終夷之誅使

吾輩得握三寸管為太平之幸人他日幅巾杖

屨訪侍御東海之濱坐斯園而訪陳跡以余知

言者也其樂為何如天啓元年四月初五日記

保硯齋記

保硯齋者戈子莊樂奉其先人文甫所藏唐式

端研以詒其子棠而以名其齋也戈子攜其子過余山中薰沐肅拜而請爲之記夫天下之物人苟愛而翫之未有不思詒其子孫者也金谷之池臺平泉之花木集古之金石悅生之書畫彝鼎非王公大人不能有非世爲王公大人不能守也若夫硯則華門竹屋可以藏弄也破窻損几可以鋪陳也韋布之儒生兔園之書冊可以爲伴侶也匹夫孺子可懷襲而藏也可提挈而走也是故天下翫好之物多不能傳之再世而保硯爲易雖然硯之爲用大矣九經之文字

牧齋集四十三

七

出焉天地之情物生焉傭工記名姓小儒箋蟲魚其于硯也猶無與也貪夫用以把算子酷吏用以書獄辭或媚權而飛章或乞哀而書表其爲硯之辱終古不能浣也必也窮經而好古澡身而洗心以磨礪此德焉以介石比貞焉其不爲硯辱也斯爲能保硯者乎是故凡翫好之物易于保有而保硯爲尤難戈子之以保硯名齋也其將保其易者乎抑將保其難者乎文甫之父于安貧矯志不失素風其能保斯硯以詒後人也亦必有道矣吾邑繆侃仲素嘗得述古圓

硯旁刻西園雅集圖出宋元章李伯麟之手遂以述古名其堂而黃文獻公爲之記迄今三百餘年仲素之硯未知猶在人間否而其堂之遺址亦無從問諸荒煙野草之間獨文獻之文在耳繇此言之保斯硯以詒子孫固不若求所以保斯硯者之爲可久也戈子以此最其子可矣遂書之以爲記崇禎庚辰中秋記

嘗熟縣教諭武進白君遺愛記

古之學者必有師承顓門服習繇經術以達于世務畫丘溝涂各有所指授而不亂自漢唐以降莫不皆然勝國之季荆河東有三大儒曰黃文獻潛柳待制貫吳山長萊以其學授于金華

牧齋集四十三

八

宋文獻公以故金華之學閨中肆外獨盛于國初金華旣沒勝國儒者之學遂無傳焉嘉靖中荆川唐先生起于毘陵旁搜遠紹其書滿家自經史古今以至于禮樂兵刑陰陽律曆勾股測望無所不貫穿荆川之指要雖與金華稍異其講求實學繇經術以達于世務則一也世之爲科舉進士之業者以帖括誦法荆川爲應舉之資而已而鈞章棘句之徒又從而訾警之荆川

之集已束之高閣不觀而況荆川以上者乎勝國諸君子且不能舉其氏名又況于師友淵源之際乎教學相沿俟然徒以苟且尺寸毫末爲意而古聖賢之書帝王之制度欲其先著于胸中如虞文靖之所稱于蜀學者其可幾乎自余里居以來士友之下問者未嘗不諄復告之而俗學之蠱晦已久余之力固不足以表襮隆緒障百川而東之也萬曆癸丑毘陵白君紹光以進士乙榜署嘗熟學教諭疏穢訂頑緝文厲行立五經社分曹課試四方名士翕然來從君

牧齋集四十三

九

與禮部侍郎孫公皆荆川先生之外孫流風遺書浸漬演迤入學鼓篋一皆舉荆川之學而措之故其學安而道尊粲然有文如此也君既擢興安縣知縣諸弟子員件繫其學政相率踵門願刻文于石以示遠久余惟白君之師道立矣諸弟子之親其師也可謂勞矣雖然先王之祭川先河而後海稱人之善未有不本其父師者也鄉人士之淑父于白君者皆荆川之遺也其可以無述乎因白君之教而推本荆川之學或源或委發其遺書而讀之其人猶可作也自勝

國以沂漢唐其師承指授如捧手而相詔也夫如是則吾鄉之士必有滌訓詁辭聲之陋出而有聞于當世者而白君之教衣被于是邦者豈有既乎記有之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夫推本荆川之學以教邑之子弟白君之志也余爲斯記陷置壁間鄉人士來游來觀因余之言開發頭角庶有以繼白君之志而衍其教思也哉已未正月廿八日記

儀孟劉母銘旌記

萬曆四十五年六月劉母王氏夫人卒于其子

牧齋集四十三

十

永基宜興之官寢宜興之民三日哭罷市其大夫士聚而銘其旌曰儀孟劉母之柩按禮爲銘各以其物書曰某氏某之柩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稱儀孟劉母者何別劉母也明旌之有銘也以死者爲不可別而以其旗識之識之者別之也稱儀孟以別劉母古之道也劉母之爲儀孟柩何劉母之爲婦也劉氏家中圯母女事絕巧初歲所出上奉尊章外應賓客下庀二叔履綦若指囷廩總絢綦練兼僕人染人之能嘗手自涑帛力瘳甕澤器旁移時乃甦猶強起

事揮盞也宗人鄉老咸曰精五節慕酒漿縫衣裳孟母之教也是善為人婦劉母之爲母也告夫子曰孺子長矣盍令負笈出遊踐桑弧蓬矢之志乎跪塙于庭具羞服而遣之已遣求基如塙已又遣塙如求基三子者遂皆以尊師取友有聞望于時塙游燕母命之曰男子墮地有師女子獨無師女道嶧山爲我奠棗修于孟母所以志也塙謁孟子廟見石刻畫像長跪母前大慟而起爲文以記其事四方之人咸曰學以成名問則廣知孟母之志也是善爲人母求基舉

牧齋集四十三

十一

進士知嘗州之宜興縣母居官寢告戒儉勝禁踞呼歎鳴於柵中求基出捕蝗母宿治菹膳旬日而後反門闔封識宛然官舍有二桑纒絲得十餘兩喜謂家人曰今歲幸不以授衣累宜興矣卒之日民巷哭者如喪考妣而大夫士遂以其旌銘之君子以爲允蓋徵諸劉母之爲人婦爲人母者而又原本其所以師事孟母之意沒身而已者也故曰稱儀孟劉母者別劉母也雖然有是母斯有是子矣孟母之爲母師視公父文伯田稷子之母加著焉以孟子爲之子也別

劉母者亦以別劉母之子也置銘于重于律士喪禮之僅存者也可以觀禮焉婦人無謚然大夫士羣聚而銘有審謚于朝之義焉數其銘辭六言而已既別其母又以別其子志而婉微而昭有春秋之遺法焉謙益未第時與塙求基定交二子者之與謙益友也歸以告于其母謙益習知母儀法聞銘旌之舉考于大夫士之辭以爲其可以傳也遂刻石而爲之記

天台泐法師靈異記

天台泐法師者何慈月宮陳夫人也夫人而泐

牧齋集四十三

十二

師者何夫人陳氏之女歿墮鬼神道不昧宿因以台事示現而馮於叶以告也叶之言曰余吳門飲馬里陳氏女也年十七從母之橫塘橋上有紫衫紗帽者執如意以招之歸而病卒泰昌改元庚申之臘也其歸神之地曰上方侯曰求寧宮曰慈月其職司則總理東南諸路如古節鎮病則以藥鬼則以符祈年逐厲懺罪度冥則以箋以表以天啓丁卯五月降於金氏之叶今年矣問其宿因則曰故天台之弟子智朗墮女人身生於王宮以業緣故轉墮神道以神道

故得通宿命再受本師記荊俾以鬼神身說法也問本師記荊云何則曰大師以宿昔因緣親降慈月宮爲諸神設法吳人尚鬼好教故現鬼道救殺業善巧方便漸次接引歸於台事而已其示現以十二年爲期後四年而大顯時節因緣皆大師所指授也卜所馮者金生采相與信受奉行者戴生顧生魏生皆於台有宿因者也或問於錢子曰慈月之事子以爲信乎誣乎余曰信也如來拳拳付囑惟此正法正法衰熄魔外盛行未有甚於此時者也當此時闡揚台事

牧齋集四十三

十三

大明如來一期教之肩鐫譬則破昏夜以月燈開盲人以眼目諸佛菩薩所共護念証明誰得而非之今之禪病深矣魔民登師子之坐廝養踞大慧之席盲拳瞎棒欺天罔人信法門之師子蟲也慈月以人天眼具正知見汲汲然以教藥療禪病人知其闡教者所以顯教而不知其療禪者正所以護禪也菩薩於疾病世作大醫王慈月示現亦復如是我輩生人道中不能護持末法而以聽於鬼神將慚愧讚嘆之不暇而矧有後言耶至其妙達三乘博通外典微詞奧

義盡般若之笙簧綺句名章總伽陀之鼓吹紫微右英諸真與楊許相訓問者猶不敢窺其藩落而況神君紫姑之流乎故曰信也或曰爲台事示現是矣其兼言禍福奈何曰師固言之矣每見山林塚廟邪祀鬼神厭入血肉心竊痛恨故多以符方療疾冥冊之中殺業第一故黽勉相勸也今因病之驗而漸且求財求子求壽求功名以一神之力而敢侵朝廷之權何不理之尤也夫慈月所急者台事也而世人所急者貪生畏死與榮名富厚也兩相急而兩相求不得

牧齋集四十三

十四

不聊且應之故曰先以欲鉤牽後令入佛智今慈月急世人之所急而世人不求慈月之所求而不相得則怨與謗從之矣衆生在五濁世中三毒競興十纏爭發以慈月之慈而不能供其求也雖千佛出世其求彌甚以慈月之慈而不能弭其謗也雖千佛出世其謗彌甚雖慈月其若之何哉或曰朗爲天台高足弟子末後親受囑累何以墮落乃爾曰師資云逝善友淪亡判那遷謝豈能自保無始以來惡業纏蓋放逸比丘墮牛豬狗猴各五百身憍梵鉢提已得阿

羅漢道反作牛齡而何疑於朗耶自女人身轉落鬼道如離弦之箭彌去彌遠然在鬼道中得知宿命展轉牽率不昧宿因所謂如塞翁失馬是也亦以戒力熏習善緣純熟譬如蹴鞠著地旋起佛言出家人雖破戒墮罪罪畢解脫如優鉢羅華以慈月之事觀之則知多生戒力如鎔金入泥終不銷亡久而益瑩既可以爲退墮鞭後亦可以爲勇猛策進者也或曰淫昏之鬼不在祀典慈月之歸神於此奈何曰鬼神之受報不同其有威德者或住山谷或住空中各有宮

牧齋集四十三

十五

敝冠華鬢著天衣食甘美形容端正無異諸天上方之神殆所謂有威德者也其生前必有利益於生人貪姪著業受此福報不知以何因緣因依慈月與被法力此其宿因亦不薄矣安得以世眼量之獄神之受戒閻羅之聽講歸依正法載在傳記四生六道皆可修行天龍夜叉竝護佛法何獨於鬼神而靳之乎菩薩以願力故天龍鬼神等及諸外道邪見悉生其中爲其導首廣爲宣化慈月之墮鬼道安知非乘宿昔願力生趣異類調伏衆生卽鬼神中亦豈無以權

方便留惑示現者則鬼神之身爲業報爲應化且未可臆斷而況於慈月乎或曰智者之入滅久矣慈月之說法將使誰證之曰佛以大衣付大迦葉以無上法付大阿羅漢皆不令滅度也大師滅後六降山寺一還佛壟振錫披衣有如平日以往時案行安隱之言較今日付囑流通之旨嘗寂光中如屈伸臂耳子能知一心三觀之義則十身佛刹微塵數修多羅如懸帝網尙何疑於慈月之今昔與大師之去住哉叶告我曰明公爲我作傳以耀於世亦道人習氣未除也余曰唯唯作天台泐法師靈異記

牧齋集四十三

十六

岳忠武王畫像記

里中蕭生故觀察公之諸孫也嘗夢之武林拜宋太師鄂國忠武王廟下王延入坐而語之曰邊事旁午不遑啓處吾比年有事北方甫歸又趣駕去矣顧視其左右介士嚴裝將發金戈鐵馬鏖鏖作聲渙然流汗而覺崇禎改元之十二月也越一年而有遵化之事生占斯夢以爲信而有徵命畫工繪王像夙夜齎盟事之而屬余記其事自昔言夢者皆本于周宮之六夢生之

夢何居曰是所謂正夢也寧錦解圍以來羣酋
竄伏舉世之人皆置似于度外生何思焉又何
寤焉筐篋几席之間噩而夢喜且懼而夢于王
事乎何有故曰正夢也 聖朝役使百靈羣神
羣祀名山大川靡不為天子守護社稷訶禁不
祥獨王有事焉者何曰惟忠武王僉力中夏誓
滅金虜修奴以王杲餘孽冒金源之後啓疆犯
順忠武有靈其能賞諸左雲而右憲陣背鬼而
刃麻扎生不克直擒黃龍飲匈奴之血沒而佐
佑 聖朝刊羣酋為膾脯俾無遺種不惟陰敵

牧齋集四十三

十七

我王愷王亦可以逞厥志焉王之有事于北方
者此也日者蘆溝之役戕我大帥殲我全師去
都城僅三舍耳我不發一矢奴遂巡顧視銜尾
引去雖 聖天子威靈燁赫蓋亦鬼神相助之
力焉今之游魂餘息出沒遑遑永閒安知非王陽
施陰闔假之條鏃而制其死命耶然則斯夢也
何以獨告于生詩不云乎牧人乃夢曹人之夢
衆君子謀曹也非有列于朝者也周官占夢季
冬聘王夢及其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生之
夢可謂吉矣盍齋被走三千里以斯夢獻于

天子 天子將訊諸宗伯舉周官拜受之典余
亦宗伯之屬也記其事以徵焉

牧齋初學集卷第四十三

牧齋集四十三

十八

牧齋初學集卷第四十四

記四

重修維揚書院記

維揚有書院作爲講堂學舍延道德博聞之儒
樞衣升堂昌明孔孟之道而鄉人子弟相與羣
萃州處以爲講肄之地其來舊矣萬曆中御史
中州彭君來視鹽政閱其蕪廢修而作之祀董
仲舒以後諸賢于其中高館會樓宏壯靚深故
御史大夫鄒忠介公爲之記久之復廢後鹽使
者秦和楊君儼然歎曰豈可使講德之堂夷而

牧齋集四十四

爲長亭廚傳乎按其舊而新之正其名曰維揚
書院以書屬余曰願有記以繼忠介之後日者
講學之禁嘗嚴矣蓋發作于萬曆之中而浸淫
于天啓之後迨于今講者熄禁者亦弛胥天下
不復知道學爲何事夫其禁之嚴也鈞黨促數
文網鏘急猶足以聳剔天下精悍之氣而作其
隤弛是故逆奄之禍士大夫捐身命以扞之而
士氣卒以勝及其禁之弛也天下皆錫夷其廉
隅吟嚙其頰舌頑鈍狂易情然於森庑脂夜之
中于是朝著無槃水加劒之大臣疆場多扣頭

屈膝之大吏集詬成風而刑辟不足以禁禦絲此
言之禁學之效可見于此矣自正心誠意之學

陳陳相因而姚江良知之宗始盛儒者又或反
唇而譏之良知之言昉于孟子孟子曰無惻隱
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
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分而言之曰仁義
禮智其實則良知而已矣夫立乎人之本朝蠅
營狗苟欺君而賣國者謀人之軍師國邑偷生
事賊迎降而勸進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
蓋已泯然不可復識矣其良知之未死者如月

牧齋集四十四

之有魄也如木之有杙也質諸夢寐告諸妻子
未有不渙然汗下煩冤歎歎者也故曰寧爾而
與之行道之人不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行道乞人之所不屑而不屑而公卿大夫交臂而
仍之恬不爲怪彼亦遏抑其良知抹殺其廉恥
違心反面以至此極也誠使良知之學講之有
素知如是而爲人如是而非人也知如是而爲
忠臣孝子如是而亂臣賊子也知如是而爲聖
賢如是而夷狄禽獸也知湯之必灼也必不赴
知火之必焚也必不蹈知塗炭之必焦爛也必

不坐如是而士氣可立國恥可振茲庖胎夜之祥其可以少解矣乎稽良知之弊者曰泰州之後流而爲狂子爲僂民所謂狂子僂民者顏山農何心隱李卓吾之流也彼其人皆脫屣身世芥視權倖其肯蠅營苟欺君而賣國乎其肯偷生事賊迎降而勸進乎講良知之學者訟而下之則爲狂子爲僂民激而返之則爲忠臣爲義士視世之公卿大夫交臂相仍違心而反面者其不可同年而語亦已明矣嗚呼聖人之言元氣也孟子之言藥石也姚江之言救病之急

牧齋集四十四

三

劑也南宋之世以正心誠意藥之而不效故有風痺不知痛癢之證今之世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藥之而不效故有頑鈍狂易之證舍是而不知加診治則人心死矣病在膏肓不可以復活矣用良知之學爲急劑號呼惕厲庶幾其有瘳乎楊君今之有志于醫國者也當軍興倥傯征求旁午之會捨鹽鐵之策而修師儒講肄之事其必以爲救世之務莫先于此與誠先之則請自姚江之學始鄒忠介公者余之執友而楊君之鄉先生也天啓之學禁以忠介爲首忠介之

記蓋亟稱姚江泰州而楊君之所得于忠介者深矣故樂爲記之使刻石陷諸壁間亦以告于維揚之士繼泰州而興起者也崇禎十六年十二月初四日嘗熟錢謙益記

長洲鄭氏新復祭田記

惟鄭氏遠有條序國初國子監助教士龍斷自有宋建祠立主曰狀元毅夫公擢學士忠惠公性之丞相忠定公清之提舉文臺公天錫高士所南公思肖割膏腴以供祀視圭田而三之三傳爲處士德躋助教于廡子孫以昭穆祔祭田

牧齋集四十四

四

倍助教而三之自助教下五支分守其祀郡縣有牒祠有碑田有圖餘百年矣其割而畀之他族也自萬曆十二年始鄭之宗人顧視廬冢哭而相吊又餘五十年矣訟而贖之按碑以崇祀歸餘以息爭自崇禎十六年始于是鄭之雋孝廉敷教以書來請曰顧有記昔者鄭請釋泰山之祀以祀周公春秋諱之書曰以璧假許田僖公復許田閔宮作頌曰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鄭氏之舉於是乎近閔宮矣古者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爲宮室不斬乎丘木大

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其去而止之大夫曰奈何去宗廟也士曰奈何去墳墓也知祭器不踰墳墓不去之義則天子諸侯以至于公卿大夫其所當守而勿去者可知已矣故曰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又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國邑敗則亡之今也楚豫之閒寇未至而先潰名都大邑棄之如遺跡焉向令能如鄭氏之子孫所以營祠復田死守勿替者其肯弁髦職守而以都邑與人乎嗚呼述祖德崇先祀可以教孝嚴守祧時饗祀可以觀禮食舊德服先疇可以作忠使天下士大夫衆著于復田之義視朝廷之軍師國邑咸如祭器之不可弼墳墓之不可去則祖宗之土宇版章可復而流亡潰敗之禍其少止乎田之復鄭氏一家之事可以無書而復田於今日當名都大邑棄師失守恬不知戒之時其亦以有警也不可以不書乃爲之書是年崇禎十六年癸未也

虎丘雲巖寺重修大殿記

崇禎二年十一月虎丘雲巖寺災大雄寶殿萬佛閣觀音閣方丈樓觀一夕而燬山林焦枯神

鬼灼爛人天惛悽如聞歎噫寺僧持簿勸募垂十年高門縣簿靡有應者東陽張公奉天子命保釐是邦慨然嘆曰噫是誠在我捐俸錢搜鍤金僚屬咸仗助焉乃屬山僧鳩材庀徒量工命日自十一年四月初八日始事至十二年四月初八日大殿卒功方丈樓觀以次修葺邦人士女來游來觀畫艾詠歌推美頌考於是僧以公之命來請曰願有記也或曰昔稱虎丘奠吳西門西金方也閩廬之葬也湏池六尺扁諸之劒三千葬三日而白虎蹲其上金之精也寺災之

牧齋集四十四

六

夕金昌望齊坊市水銀匝地金氣發矣公于是作斯殿以鎮之有厭勝之道焉天下盜賊鋒起兵火彌亘中吳一隅宵柝不警公之爲吳人違兵也此非其微與或又曰張魏公當紹興時記虎丘經藏以謂夷狄之變其來有自欲愛貪忿是謂無明展轉交攻激爲鬪亂我佛以清淨立教使回心歸善和氣自生公方親臨戎馬鏖劇賊于京江桐皖之閒顧汲汲爲此舉也表佛力迎和氣彌三災消劫火其機緣深矣其願力偉矣公固張姓也寧非魏公再來現身說法者歟

嗚呼頻年以來水旱刀兵雜然交作疵癘天扎民不堪命方鎮大臣囊金積帛郵傳拜除視之蔑如也自公之來敷和布德宣慈訓廉考老病瘥煥肌起羸羸童鰥孤咸登祚席今茲之役一錢寸布不煩公私朝薨暮殯節縮儉工斯殿之落成也邦人之歡心頌聲與丹樓絳殿互相涌現于諸天雲物之中故能化兵氣為祥雲轉災土為佛國然則考公保釐之績著于東南者莫如是役宜也公撫吳七年宣勞治河入為本兵以疆事牽連就徵吳之人扶杖負襁炷香撮土

牧齋集卷四

七

萊陽姜氏一門忠孝記

匍匐佛前告哀祈有若叫閭闔若投匭函此尤可書也余故不辭而為之記其不特以記其成亦以使後之有官君子有事于崇佛者於張公之為宜有考也崇禎十六年十二月嘗熟錢謙益記

索金帛臣父罵曰吾二十年老書生二子為清白吏安得有金帛飽狗奴腹以馬捶捶之嚼齒大罵奴攢刃刺之乃死臣季弟姜坡偕侍郎宋玫守東城趨抱父屍慟哭奴縛置寨中夜舉火燒奴帳奴覺鬻殺之臣母及長兄圻負重傷圻妻王氏臣妻孫氏坡妻左氏及次姊先後投繯赴火死臣兄禮科給事中堉言事迂戇荷聖明寬宥頌繫西曹聞計浹旬號慟絕食臣若奔赴故里則臣兄園扉一息立斃草土臣欲留視豪饅則臣父原野暴骨長飽烏為臣餘氣僵魂死生無地伏望皇上付臣法司代兄歸葬兄得畢命首丘臣願填尸牢戶若臣兄罪必不赦請勒限就繫伏前日妄言之辜并案臣今日妄請之罪天子覽其奏意惻然憐之未及發六月登萊撫臣曾化龍覆奏姜氏一門忠孝請賜優卹始得奉明詔下所司該將以甲申九月卜葬謂謙益舊待罪太史氏俾書其事嗚呼忠臣孝子國家之元氣也忠義之氣昌則存叛逆之氣昌則亡有國家者之大坊也天寶逆命之臣以六等定罪達奚珣輩駢斬于獨柳樹集百

牧齋集卷四

八

寮往觀之而宋南渡李綱議僭逆偽命宜倣肅宗時定罪用重典當時不能從識者以謂至德之中興建炎之不振其興亡實繇于此今國家方全盛奴雜種小醜闖賊游魂中朝士大夫回面屈膝委質賊庭者所在而有夫豈國無刀鋸以至是與若姜公者身無一命之寄家無中人之產徒手扞賊橫身死義家人婦子血肉糜爛國家元氣旁薄結轡而勃發于姜氏之一門非偶然也使國家之臣子胥如姜氏則忠臣孝子接踵于世何至如靖康之時所謂在內惟李

牧齋集四十四

九

若水在外惟霍安國使敷天率土痛北轅而憂左袵哉比歲奴三入畿輔一門殉難者高陽孫氏順義成氏與姜氏而爲三孫氏成氏之議卹當國者口噤目眙若避禁諱至今寢閣未下今姜氏之卹獨出宸斷然後知崇獎節義固聖明之所急而所司奉行著之罪也自今以往忠義之氣昌國家之元氣日固叛臣賊子當胥伏獨樹之誅而奴聞之懸首藁街也不遠矣余爲書其事以俟之且以誌於國史之傳忠義者崇禎申申三月記

韓蘄王墓碑記

宋蘄國韓忠武王世忠墓在吳縣靈巖山下豐碑巋然鼎峙屈盤禮部尚書趙雄奉詔撰也宋史列傳援摺雄碑其書楊國夫人事則碑爲詳建炎之復辟也楊國及二子質苗傳軍防守甚嚴王略無顧念隆祐太后宣見楊國楊國詣傳詒曰太尉作如許事公來矣於太尉何如傳乃屈膝拜曰願奉兄嫂禮謹具鞍馬煩夫人好爲言是日入見隆祐宣問周悉執楊國手垂泣曰國家艱危至此太尉首來救駕速清嚴陞楊國奉詔馳出都城遇傳弟翊于途告之故翊色動手自捋耳楊國覺翊意非善愈疾驅一夜會王于嘉禾史云朱勝非給傳遣妻子慰撫世忠而不及楊國云云略也傳正彥獻俘行宮楊國自頌人超封國夫人制曰知略之優無愧前史給內中俸以示報焉功臣妻給俸自楊國始史稱隆祐召梁氏入封安國夫人俾迂世忠速其勤王誤也黃天蕩之戰楊國在行間親執桴鼓史云戰將十合梁夫人親執桴鼓金兵終不得渡羅大經鶴林玉露載兀朮鑿河遁去夫人奏

牧齋集四十四

十